

零慧:真爱与否,公益始终是“试金石”

■ 本报记者 文梅

第一次听说“零慧”这个名字,是从国内创新公益演讲节目《CC讲坛》负责人富宇那里。喜欢开玩笑的富宇对《公益时报》记者这样描述“零慧”其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能力强又聪明,她可是个‘厉害’角色!”

真正与零慧面对面,大眼睛黑眸子的她笑起来很明媚,长发及肩,身着深蓝色的外套,看起来沉稳庄重,几乎未施粉黛的她仍然不失清秀。讲述自己的观点时,她又不疾不徐、从容淡定,甚至有些偏男性的冷峻。

零慧承认自己确实和一般女孩子的喜好不大一样——高中时她最爱看时政类杂志,对国内国际大事颇为关注。

父亲是企业家,零慧也曾因此一度立志成为一名企业家,所以大学本科时她选了工商管理专业。可是父亲却希望她考个公务员——铁饭碗,稳定。

硕士她选择去英国留学并主修“企业社会责任”专业,而且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但实际上之后零慧的生活一路走来并未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平顺,而是一波三折,最后跨界迈进了公益行业,做起了专职公益人。

说起对自己成长影响颇深的人,零慧提到了四个人的名字。

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的强大愿力令零慧备受鼓舞,也让彼此对这份事业的共识更为默契和坚定。从8年前加入友成,王平理事长就让零慧在不同的岗位上轮训,一线志愿者驿站、友成大学、综合管理等,尤其是近五年来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让零慧有了不一样的领导力,锻炼了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和带队伍的能力。这种创始人的“亲自带”让业界不少秘书长羡慕。

硕士生导师刘世敏的开放包容让零慧难忘,这种特质的吸收和学习也让她后来带团队时受益匪浅。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用跨界视角参与公益的创新思路,让零慧觉得有趣、有益。

“惠泽人”创始人翟雁对志愿者事业百分之百的热忱和投入令零慧钦佩和感动,她也是零慧的公益领路人。

谈到时下热词:“企业家精神”,零慧说其实“社会企业家精神”这种叫法更贴切,因为在她的看来,不具备社会创新能力和社会价值观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也无从谈起。

说起如今业界“秘书长”这个岗位人员流动较大的现象,零慧笑言:“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你自己的心态调整的好不好,到底把自己当作‘公益创业合伙人’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做公益,如果你选择后者来定位那就糟糕了,那你永远干不好。再就是你是不是真爱‘公益’。”

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项目选择,零慧都将其归结到一个

点,即“发心”。她反复说,真爱与否,结果好坏或成败,公益始终是“试金石”。

“人才与平台”是发展的奠基石

《公益时报》:在创新求变的同时,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如何保证公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零慧:友成基金会2007年成立,基金会创立至今我们有很清晰的两条主线,一块是做人,就是关注人的发展变化和成长;一块是平台搭建,探讨如何把人力资本、智力资本通过合适的渠道输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去。这里面需要政府、民众以及行业机构三方的良性参与和支持,缺一不可。在此过程中你会注意到,我们所有与人有关的项目,它都有内在的逻辑,而不是说你看见一个项目,觉得好玩,就做做试试。友成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项目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改变,包括受益人和参与者的改变,这其中的关键是认知的提升。做项目的人需要不断地回望初心,观察这个项目的发展是否与你初心相吻合。而同时,每一个创新项目的诞生,它和我们过往所做的项目以及相关经验都是有内在关联的,可谓“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也意味着无论将来友成基金会还会出现多少创新项目,但内在的主线,即围绕着人的发展这一条是不会变的。

过往我们看到了很多“高高在上的施舍、强加于人的道德绑架、刻意导演的眼泪指数、只见物不见人的捐赠、不负责任的公益作秀、不透明的虚假公益……”这是对公益的异化。而我们一直在提“新公益”,公益不是简单的财富搬家,而是要有新的价值创造,通过社会创新来创造价值增量。而社会创新在本质上是一个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发现真正需求、整合跨界资源,实现真公益、有效公益、可持续公益的三位一体,这其实也是驱动力(Aim)、创新力(Approach)、行动力(Action)的三效合一。而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在三A之间循环往复地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在这个开放的,永无止境、无法穷尽的过程中,创新型组织持之以恒地不断瞄准目标、创新模式和打造执行力,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在社会创业家身上发现的密码。

我们用一整套的理念、项目管理大纲、手册和流程来保证和强化发心、方法、行动的统一。这也是项目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友成与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公益时报》:2016年9月,友成基金会携同50家机构联合创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能



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到底要做些什么吗?

零慧:友成基金会倡导成立“社会价值投资联盟”,重点在倡导“社会价值”为导向的义利并举的共识。

2013年我们提出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之后,为了防止对“社会价值”这一概念的理解过于窄化或泛化,我们就开始着手研发一套严格的定义和严谨的量化评估标准,用于评价社会创新型企业、社会创新型组织和项目等社会价值投资和评估对象。现在已经开发了一个线上进行社会价值评估的云平台,可以在线填写并得出分析报告,我们在这两年的资助招标和猎鹰计划的评测中都采用了这套系统。2016年联盟成立以后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针对上市公司的定制化应用性研发。

2017年12月,社投盟发布了一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价值评估报告“义利99”,采用就是这个评估框架。比如团队分析了沪深300的上市公司,然后用这个指标对他们的公开数据进行扫描,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得分靠前的99家甄选出来,形成一个“义利99”的榜单,同时根据我们筛选出来的这99支股票,对它过去16个月的数据表现进行回溯,就发现“义利99”的指数几乎跑赢了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评价指数。

“义利”兼得定可行

《公益时报》:经过这几年具体的实践和感受,你认为“让商业化摆脱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为资本找到更有社会意义的增值空间,同时为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路径”这类问题到目前为止是否有解?为什么?

零慧: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庞大复杂,但实践告诉我们,肯定有解。首先是社会的角度。现在民生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养老、教育、医疗、环境、食品安全、脱贫等几大领域,都属于商业资

源投入了,但是投入是远远不足的,而这些又都属于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目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几块领域又是价值的洼地,因为没有人去开发这些领域的价值,就是大家还都没转过味来,还都把焦点聚集在房地产上。可是从民生的角度来讲,这些领域对民众来说都是刚需,他们的支付需求和支付意愿就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新兴市场。它不仅意味着经济价值,也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慧眼看到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并且深耕,他一定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有所成就,或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独角兽”。其实现在的上市公司也同样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寻找新的增长点,而最终这种增长是人民福祉的提高和社会效应的提升,是双赢。

《公益时报》:那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投资者看到这片“蓝海”,并且愿意主动对接这个市场?

零慧:首先就是要转变认知理念,达成社会共识,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领域不单纯是砸钱做公益,一定是可以有回报的,市场也会证明这一点。再就是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社会价值的评价标准,让社会资源的提供方在给这些企业提供资源的时候,尽可能多的考虑社会价值,有利于他们更好的成长。从整个服务生态的层面看,我们觉得一个是我们创业者的支持,对投资机构的引导,还有一些中间服务机构的孵化,可能现在还没有人做这块,比如“社会价值投行”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来尝试做。

《公益时报》:就你观察,你觉得当下从政府层面来说,对这个问题是否积极,支持力度怎么样?

零慧:现在从地方政府的反应来看,还是非常积极的。比如深圳的福田区政府、成都市政府等,他们都想在社会价值投资领域以及社会企业的培育方面能有更多的建树。他们愿意尝试,愿意拿出有限的区域做先期试点。包括深交所,他们愿意参与我们的“义利99”这个指标体系的建立,我都觉

得是非常好的信号。

我们觉得政府不管从哪个层级,如果能专门成立一个类似“社会价值投资指导委员会”这样的部门或机构,通过这样的专属渠道给政府一些建议,比如我们需要哪些政策,需要投入哪些资金,在哪些重点领域来开展,在什么地方选择试点等,以及我们这套评价标准未来的国际化输出,都可以有一个顶层设计,都是政府可以支持或指导来做的事情,由此,整个行业发展才会更加的有序,未来也才会更值得期待。

友成发展“野心”路线图

《公益时报》:友成基金会项目涉猎的范围很大,你们是不是也有行业自身发展的“野心”,想做公益领域某一方面的“老大”?

零慧:其实我们还真不是从竞争方面来制定战略的,而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众需求的层面来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做什么。我们看到一些创新的点,看到一些社会价值生态在发展过程中所缺失的一些环节,那我们就去做,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没人做,你做了一个先例,那就成了“创新”。

如果你说有什么“野心”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心”还不止停留在单纯的公益行业,而是希望在整个中国的发展、甚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价值。

《公益时报》:畅想一下友成基金会二十周年的时候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零慧:我觉得那个时候友成基金会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基金会,但一定是推动社会创新最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之一,我希望在我们前十年努力奠定下来的社会创新的基因,能够在各行各业开花结果,产生积极影响。“社会创新”这样一个生态能够良好的运营发展,且百花齐放,当然也包括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